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五十四回 恤窮寒空中取酒 救徒弟藥死魚精

話說濟公剛把馮世祿醫好，陸氏跪下謝救他兒子性命之恩，忽聞外面風聲大振，濟公道：「這必是方才兩個妖精精合來報仇的，待吾出去瞧瞧是什麼東西？」說罷，趕忙走到外面，只見半空中一大蛇，頭如五斗栲栳，身粗如圓桌面，長有五六丈，兩眼大如燈籠，張開血盆大口，露牙練舌，夭矯雲中，臭不可聞。濟公到了庭中，他一瞧見，就把尾巴一壓，望下直衝。濟公道：「孽畜，你也敢來與吾和尚作對嗎？」那大蛇用嘴一張，呵出一股黑氣，直奔濟公而來。將近面前，濟公用手一指，口中念動六字道：「唵嘛呢叭迷吽。」只見那股黑氣立刻四散，變作青氣散了。大蛇大怒，旋轉身來，想用蛇尾來擊濟公。濟公又用手一指，霎時那條蛇尾堅硬如鐵，不能活動，只對著濟公把蛇頭亂晃亂搖。濟公又念真言，對他兩眼一指，他兩眼霎時緊閉，身體縮小，跌在地上。濟公笑道：「你原來只有這些本領，也值得跑來與吾和尚決鬥嗎？吾今日非結果你性命不可，你將來准得害人哩。」說罷，即把僧帽摘下來，往上一丟，只見祥光萬道，紫氣千條，落下來，恰罩在那蛇身上。那蛇頓時縮的蚯蚓一般，盤在帽子底下。濟公接來給大眾看了，就用個指頭一擡，把蛇擡在手中，見階石旁邊有個小洞，即把他放在洞中，拾小石蓋好，念了真言。一回頭，對陳亮等大眾說道：「吾今天把他封在這裡，這塊石頭永遠擡不起來，這件東西也永遠不得出世的了。」雷鳴上去一揭，果然像天生一樣，一些搖動不得。濟公這才回至裡面，陸氏母子忙到廚房中端出酒菜來，排在桌上，請他師徒三人喝酒。濟公並不謙讓，坐下去就吃，大把菜、大口酒，吃個爽快，雷鳴、陳亮也略略飲些。吃到後來，酒已吃完，主人一時添不出酒來，濟公道：「不妨，吾自有。」說畢，對著酒壺念了六字真言，揭起壺蓋一瞧，見裡面滿滿的都是酒，就給雷鳴、陳亮篩了一杯。二人一嘗酒味，比先時的更好數倍。陳亮一想：真詫異，怎麼師父連酒都偷的到呢？師徒三人又吃了許多，天已發白，濟公這才起身要走，對馮世祿道：「離此三里多有家酒鋪，牌號叫『馥馨居』，你去還他□斤酒賬，就說西湖靈隱寺濟顛僧因為夜中沒處沽酒，只到他鋪中弄幾壺。這人平素為人極公道，不可白吃他。」說罷，叫雷鳴摸出一塊碎銀來，約有一兩餘重，遞給馮世祿。馮世祿道：「這些小東道，就待吾會了罷。況且大師傅昨天給吾母親的許多銀子，吾也用不了，何必還要破費師傅！」濟公道：「吾們帶著銀兩也沒用處，你就拿去罷了。」雷鳴一想，師傅有了銀子，總說用不了；及至沒了，又要想法子吃人家白食了。

濟公道罷，就往外夠奔，雷鳴、陳亮跟著，順撲大路，望鎮江府來。一路曉行夜宿，渴飲饑食，走到江邊，要覓渡船過江，等了半天，看看天已傍晚，雷鳴、陳亮一著急，對濟公道：「這裡荒野得很，江面又闊，此刻就有船渡過去，須半夜後，方才能到彼岸。若今夜沒船，前無村落，後無宿舍，住到那裡去？」濟公笑道：「吾早已算定，今夜還有一場大難，那渡船倒就要快到了。」言還未畢，只見那些蘆葦之中，撐出一隻小舟，船頭上立著一個女子，青布帕包頭，身上穿著黑布襖，雖然荊布之風，而容貌極其美麗。雷鳴一見，就詫異道：「什麼船家出這絕世女子？」濟公忙喝住道：「莫要多嘴。」不消片時，舟已近岸，那女子嬌滴滴的聲音問道：「三位客人，莫非擺渡嗎？」濟公道：「對，吾們就要過去。」女子道：「既如此，就請客人上船來罷。」說罷，把舟攏岸。濟公第一個，雷鳴第二個，陳亮第三個，次第上船，走到中艙坐定，一望後艙還有一女，在那裡搖櫓，黑布帕紮頭，身穿寶藍衣，容貌與船首女子一般無二。船首黑衣女子用竹籬輕輕一點，船早離岸，嬌聲道：「扳橈。」後艙女子就把櫓柄望懷裡狠扳，扳了三橈，已離岸七八丈路。那女子即棄了竹篙，從船裡走到後艙，幫著搖櫓，走過船中的時候，香風觸鼻，透骨消魂。雷鳴、陳亮雖然是個漢子，至此不覺神魂顛倒。濟公見了，微微一笑。二女一面搖櫓，口中唱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你唱吾和，只唱這兩句，聲音婉轉，入耳動心。雷鳴、陳亮只管睜著眼，對後艙望著出神；濟公盤了腿，兩手合□，垂頭閉目，不言不語。陳亮一回頭見了，心中詫異道：吾師傅做了多年和尚，從沒有見他做個做和尚的規矩來，怎麼今天像老和尚坐禪一樣？仔細一瞧，見他早已睡著，鼻聲漸漸的響了。陳亮想：他昨夜因捉鬼一夜沒睡，今天困憊，等他睡一歇罷。

正在自己轉念，雷鳴把他衣袖一拉，陳亮道：「你拉吾做什麼？」雷鳴用嘴一努道：「你瞧呀。」陳亮抬頭一瞧，見青布衣的女子揭開胸襟。陳亮不看到則已，一看就魂不附體；又見藍衣女子笑了一聲說：「姊姊，你熱了嗎？」把右手用力推櫓，抽出左手向他胸前一摸道：「羞人答答，露在外面，豈不被人笑話。」陳亮就按捺不住，喝采道好。那露乳女子矚然一笑，用手招著陳亮道：「來呀！」陳亮此時就不知不覺，著了他的魔，望後就走；雷鳴此時，也已被他迷住本性，於是也跟著陳亮就走。走到後艙，各人抱著一個，作那無恥的勾當，兩女半推半就。焉知方才交合，就覺魂靈兒出了軀殼，往外去了。原來這兩個女子並不是人，就是這長江中的兩尾美人魚，在水中修煉了三千餘年，能幻化人形，能前知二百年、後知二百年，平日專一變作美人，迷惑過往人已有數千。這日雷鳴、陳亮二人就迷迷惑惑，顛顛倒倒，稍稍一勾引，即時走過船艙，與他燕好。

濟公在艙中原不是真睡，他知道雷鳴、陳亮有一死之難，方才在岸上已經說過，這是天命安排，不可挽回，天機決不可洩漏，須等他受了難，然後救他，所以假睡著，候在那裡。此時聽陳亮、雷鳴都「呀」了一聲，絕無聲息，知道已經死去，忙「咳」了一聲，跳起來夠奔後艙來，口中嚷道：「不要廉恥的孽畜，竟敢害吾徒弟！」二個美人魚精聽濟公在前艙奔來，一個推去陳亮，一個推去雷鳴，忙立起身來，對著濟公張口呵氣。濟公見兩人嘴裡各有一股黑氣，向自己面門奔來，知道這氣利害，受著了不是玩的，忙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道：「唵嘛呢叭迷吽。」只見那兩股黑氣，就隨著風，如煙而散在江中，遂漸漸聚攏，愈聚愈多，竟變成滿江大霧，咫尺不辨物，伸手不見指了。兩個魚精見濟公破了他的法氣，勃然大怒，在江中取出兩柄明晃晃的刀來，直奔濟公。濟公一瞧，原來不是真刀，是兩支大魚翅。濟公又用手一指，兩妖精一脫手，那兩把假刀就往長江中飛下去了。兩魚精愈怒，即把自己衣褲扯去，扯得赤條條一絲不掛，把肚腹一拍，忽然臍中飛出水來，色白如銀，直往濟公奔來。濟公哈哈笑道：「這種技術，莫要向和尚賣弄了。」說畢，又用手一拍，忽然臍中水停止。兩魚精摸耳搔頭，急得沒法。

濟公道：「你們還有什麼法術？盡管做來！」只見兩魚精跳下水去，不一時江風大作，船將傾覆。濟公忙摘下僧帽，丟在水中，但見那帽浮在水中，霞光萬道，瑞氣千重，一霎時漸漲漸大，竟有二三畝田地大。濟公兩手扯了雷鳴、陳亮的屍首丟人帽中，自己躡身一躍，也跳上僧帽，回顧那只小舟，已沉下水去。兩魚精見弄不倒濟公，便現了原形，在水中搗著僧帽，望東南而去。此時西北風大作，風助水力，水趁風威，又加以兩大魚夾著飛行，其快如箭。濟公一想：此去出了江口，就是東海了，如何了局？見兩魚昂著頭對他望著，他就從身上摸出一塊丹藥來，念了真言，各扔一塊在美人魚嘴中。那魚張口受了，須臾，只見兩魚身漸漸沉下，霎時就不見了。濟公知兩魚已受了藥性，已死在江中，自己歎息了一回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可惜數千年道行，一旦死在吾手。吾乃出家人，本應該以慈悲為本，不傷性命，無奈他纏擾不休，不容吾不下毒手。」於是又念動真言，喝聲：「敕令！」就見風平浪靜，天朗氣清。

須臾浮至岸側，濟公把雷鳴、陳亮拖至岸上，安放草中，把僧帽收起，拍去水漬，戴在頭上；摸兩塊藥來，尋了半個破碗，取了江水，把丹藥嚼碎，納於兩人口中，用水灌送下去。霎時，但聞兩個腸鳴碌碌，一翻身，「呵喲」一聲，張眼一瞧，詫異道：「方才吾們都在船中與女子尋歡取樂的，怎麼此刻到了這早了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你們倒還想那兩個女子哩！連自己性命幾乎不保，幸虧吾在這裡，把你救了；不然，你們兩人的屍首早已沉到江心，被大魚吃了去了。」雷鳴問其原故，濟公就把方才的事說了一遍，二人這才明白。其時天已半夜，三人就在大樹底下坐著，等候天明渡江。濟公看一派江景，倒也開豁心胸。須臾東方發白，一輪紅日漸漸上升，師徒三人步出林中，正擬喚渡，忽見大路上遠遠三人奔來。濟公就嚷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冤家又碰上對了。」未知來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